

大儒二程

步入太学，
程颐的求学之路

王杰

上一集我们讲到，嘉祐二年的那场科举考试，程颢金榜题名，而程颐却名落孙山。但落第并没有让程颐停下求学的脚步，在父亲的带领下，他来到了京城汴梁，进入太学学习。这个连贡士都没考上的年轻人，在太学里有怎样的经历？这一集，我们就来讲讲程颐在太学的故事。

程颐之所以能进入太学，和当时的政策有关。宋代太学最初只招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，后来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，太学开始面向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百姓中的优秀子弟开放。同时，品级高的官员子弟可以通过“荫庇”制度直接进入。程颐的父亲程响当时官至知州，所以程颐凭借“荫补”身份进入了太学。

当时的太学主管胡瑗，是北宋理学的先驱人物。他年轻时多次参加科举都没考中，但并没有灰心。他和两个好友来到泰山隐居，心无旁骛，终日苦读。据说他接到家信，看到信里有“平安”二字，就把信随手

扔进山涧，因为他觉得时间太宝贵，一切与读书无关的事都不值得分心。这种刻苦求学的精神，后来成为他教育学生的典范。

程颐进入太学后，很快就引起了胡瑗的注意。起因是一篇命题作文，题目叫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。颜子就是孔子的弟子颜回，文章要求论述颜回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学问。

程颐当时只有二十四岁，但是下笔如有神，字字珠玑。在这篇文章中，程颐一是提出了“圣人可学而知之”的观点，二是提出了为学之道在于正心、养性。程颐认为，颜回喜欢的学问，就是学习如何成为圣人的道理。学习的根本在于端正内心、涵养品性，而不仅仅在于获取知识。在程颐看来，学习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，养成优良的性情，而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。

胡瑗读完这篇文章，大为惊叹，称它为奇文。他当即约见程颐，并聘请他担任学职，协助学正管理学生。这件事不仅

彰显了胡瑗识人的眼光，也奠定了程颐在太学的学术地位。

进入太学三年后，程颐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。这次他顺利通过了省试，但因故朝廷没有举行殿试，再次与进士无缘。不过，朝廷对当年通过省试的339人都赐了进士出身，程颐也因此获得了进士的身份。但从那以后，程颐彻底放弃了科举，专心在太学求学。

后来在太学期间，程颐结识了朝中重臣吕公著。吕公著第一次见到程颐，两人促膝长谈。吕公著深感程颐节操超群，通晓古今治乱之理，当即恳请程颐收自己的儿子为徒。

此后，吕公著多次举荐程颐，想聘他担任国子监教授，程颐以学识不足为由婉拒。吕公著调任时也曾专门上书推荐程颐，说他深明经典、通达治乱，有治国安邦之才，绝非空谈之辈。后来吕公著官至宰相，更是推荐程颐担任宋哲宗的老师。吕公著遇到疑难问题，一定会向程颐请教，他对程颐的器重由此可见一斑。

程颐对吕公著的赏识十分感激，曾说：“公卿大臣放下身段礼贤下士，这种事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。我不过是个贫贱之人，唯独吕公降尊纡贵来礼遇我，我感到非常荣幸！”他还对弟子说：“我平生只拜过两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吕公。”

多年后，程颐回首太学岁月，依然记得胡瑗在讲台上铿锵有力的话语，如洪钟般敲响他的求学之心；也记得吕公著对他的赞誉，如春风般拂去他科场失意的阴霾。太学岁月，是程颐夯实学术根基的沃土，也是他与未来朝堂命运交织的起点。

从科举落第到在太学崭露头角，程颐用一篇文章证明了自己的才学，也赢得了胡瑗和吕公著的赏识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满足。下一集，我们将讲到程颐以布衣之身，向仁宗皇帝上书，直言天下利弊。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，凭什么敢给皇帝写信？他写了什么？我们下一集接着讲。

（文章摘自即将出版的《理学家宗师的爱国情怀：大儒二程》）

画说周口



港城晨曲 刘森作

莲纹映廉心

黄佳

在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博物馆，陈列着一枚跨越约4300年时光的文物——龙山文化时期莲花纹黑陶纺轮。这件小巧古朴的史前器物，是先民智慧的结晶，更是豫东大地重要的廉洁文化符号。

这枚陶纺轮属于磨光黑陶，直径3.6厘米，厚0.9厘米，孔径0.4厘米，正面以孔径为中心刻有4片莲花瓣纹饰，花瓣间密布点状花蕊，构图生动，形态逼真，展现出史前先民精湛的制陶技艺与独特的审美追求。

《诗经·陈风》的《泽陂》篇写到的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”，是学界认定淮阳荷花种植的重要文献依据，其年代不晚于春秋晚期。这枚莲花纹黑陶纺

轮表明，早在龙山文化时期，淮阳平粮台周边的古河道与沼泽水域中，荷花已是常见的水生植物。

莲，与“廉”同音，古往今来，一直为世人所推崇。先秦时期，莲花成为儒家的“比德”之花，象征士大夫的芳洁之志，是“花中君子”人格意象的起点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以“制芰

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”寄托高洁志向，赋予莲人格化的精神品格，唐代文人进一步赋予莲花清静不染的品性，宋代大儒周敦颐一生为官廉洁奉公，并以文章《爱莲说》定格了莲花“中通外直”“亭亭净植”的清廉君子意象。

约4300年前，周口先民将莲花纹饰镌刻于日常器物之

上，并非只是简单的审美点缀，而是朴素价值观的生动寄托。先民以莲明志，期许为人纯粹，处事清正，本心澄澈。从史前这枚莲花纹黑陶纺轮，到《诗经》笔下的荷韵风雅，再到如今龙湖万顷荷花，莲之清、莲之洁、莲之正，贯穿了周口数千年的文明进程。

小小一枚陶纺轮，是穿越数千年的廉洁信物，承载着周口大地生生不息的清风文脉。今天，我们重新审视这枚陶纺轮，不只是追慕先民智慧，更应从中汲取精神力量——让莲之高洁浸润人心，让清正之风吹拂周口大地，让数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崇德向善、廉洁自律的崭新活力。



周口廉洁故事

周口市纪委监委
周口日报社 联办

外地朋友聊起周口，总爱提越调。那腔调确实好，高亢时如裂帛，低回处似流水，听一回便忘不了。可若以为这座三川交汇的城市只有这一张文化名片，那便辜负了这片土地上的万千声响了。

我常在沙颍河湿地公园散步。天刚蒙蒙亮，露珠还挂在草叶上，喜鹊们便已在枝头闹开了。“叽叽喳喳”的，像是在开一场晨会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争着说昨夜的好梦。远处飘来胡辣汤的香气，混着河水的湿润，丝丝缕缕地往鼻子里钻。这时候，卖早点的摊子支起来了，铁勺碰着锅沿的叮当声，食客们吸溜汤的呼噜声，还有偶尔传来的几句豫东方言——都是鲜活的，带着烟火气，带着这座城市的体温。

到了华灯初上时分，沙颍河畔又是另一番光景。不知谁先起了个头，二胡拉起来了，手风琴也拉起来了。唱的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也有扎着马尾的年轻人；唱的有旧调，也有新曲。河水在灯影里漾着，把歌声揉碎了又拼起来，拼成一片融融的暖意。我站在那里听，忽然觉得，这就是周口的夜——不喧哗，自有一种从容的韵致。

周末去关帝庙，戏台下总是坐得满满的。老戏迷们闭着眼，手指在膝头敲着板眼；年轻人举着手机，一边拍一边跟着哼。台上演的是《华容放曹》《诸葛亮吊孝》，古调流芳，一唱三叹。也有新编的越调《老子》《赵一曼》，把两千年前的哲思和百年前的壮烈，都唱进了梆子腔里。这让我想起周口双创园展演中心的舞台——锣鼓铿锵，歌剧、舞剧、话剧轮番登场，观众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，那笑声是敞亮的，是发自内心的，像三川交汇处的水波，一层推着一层。

最难忘的是今年国庆假期，沈丘县新区体育场的那场“草坪音乐会”。暮色刚落下来，草坪上已经坐满了人，《山河》《光亮》唱起来了，《乌兰巴托的夜》飘起来了，接着是《强军战歌》《祖国你好》，一首接一首。有人跟着唱，有人挥着手中的小国旗，有人把孩子扛在肩上。那一刻，歌声不再是歌声，而是一城人的心跳，同频共振着。

其实，三川大地的声音何止这些呢？春天沙颍河解冻时的冰裂声，夏天夜市摊上的划拳声，秋天田野里收割机的轰鸣声，冬天老街巷里爆米花“嘭”的一声响——都是这座城市的语言。它们汇聚在一起，谱成了一支看不见的交响曲。

夜色深了，我站在大桥上。河面上倒映着万家灯火，像撒了一把碎金。远处传来悠扬的歌声，不知是哪一场“秋韵晚风”还在继续。我忽然想：所谓文化，所谓民生，所谓一座城市的温度与格调，大约就藏在这些声音里吧。它们不喧哗、不张扬，只是日复一日地响着，像三川的水，流过千年岁月，依然清澈，依然温润，依然向着远方。

三川大地啊，你的声音，我都听见了。

我与周口
主题征文选登

诗词周口

百一诗(其一)

应璩

下流不可处，君子慎厥初。
名高不宿著，易用受侵诬。
前者隳官去，有人适我闾。
田家无所有，酌醴焚枯鱼。
问我何功德，三人承明庐。
所占于此土，是谓仁智居。
文章不经国，筐篋无尺书。
用等称才学，往往见叹誉。
避席跪自陈，贱子实空虚。
宋人遇周客，惭隳靡所如。

【解析】

应璩字休琏，出生在汝南南顿（今河南项城），为“建安七子”应场之弟。他生于汉末乱世，历经曹魏三代君主。他任职曹爽麾下，虽官至大将军长史，身居权力核心，却目睹曹爽集团奢靡专横、树敌众多。这首《百一诗》中的“下流不可处”正是他借自身经历向当权者发出的警世箴言。

应璩亲历曹爽从权倾朝野到身死族灭的全过程。诗中“名高不宿著，易用受侵诬”直指曹爽困境：虚名高位若无德

能支撑，必招祸患。曹爽生活“拟于乘舆”，却无治国实才，伐蜀劳民伤财，最终被司马懿族诛——这正是“下流不可处”（恶名汇聚之地）的血腥印证。

辞官归乡后，农人带着甜酒和烤鱼来访，质问：“你三人皇宫当大官，凭啥？”（问我何功德，三人承明庐）此场景暗藏双关：表层是应璩自嘲无经国文章，愧对高位；深层则是影射曹爽德不配位，如同农家眼中的“筐篋无尺书”，虚名终遭反噬。

面对质疑，应璩跪地坦言“贱子实空虚”，并借用“宋人献燕石”典故自比：愚者将石头当宝玉，遇行家便露怯。这种看似懦弱的自贬，实则是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：他深知乱世中锋芒招祸，谦抑方能自保。更以自身为镜，警示曹爽：若不收敛，必如宋人般沦为笑柄。

（本文选自冯剑星、朱震昊主编的《诗词里的周口》）